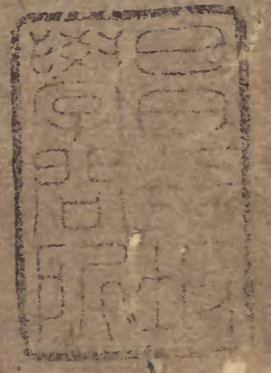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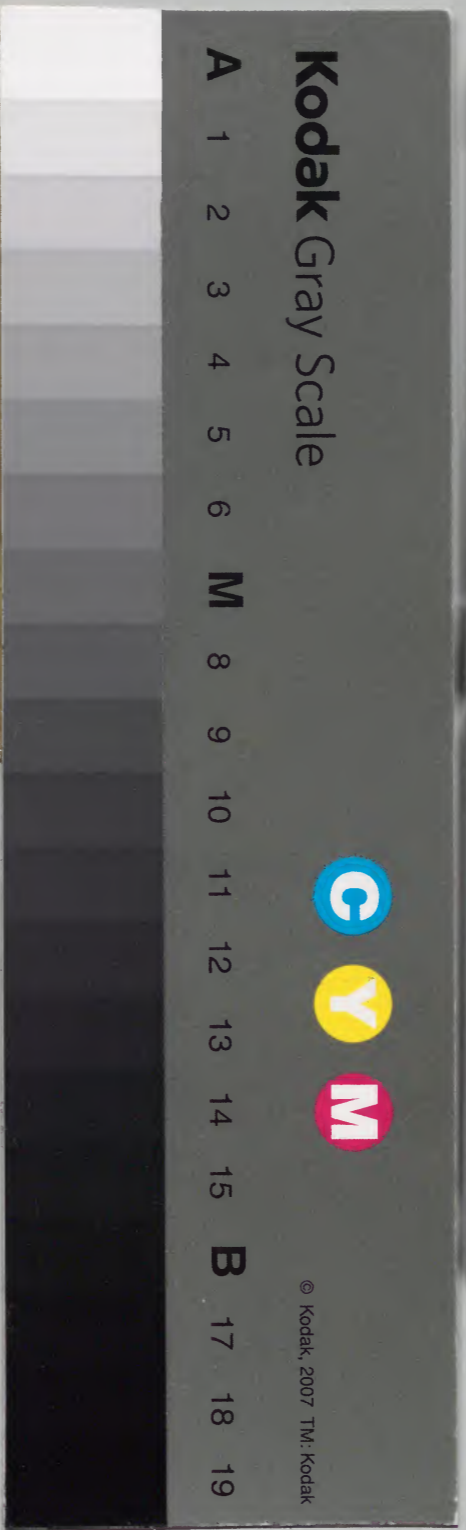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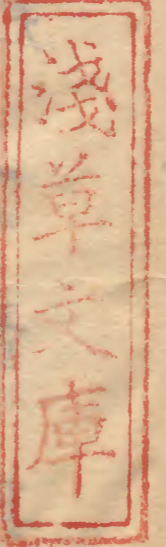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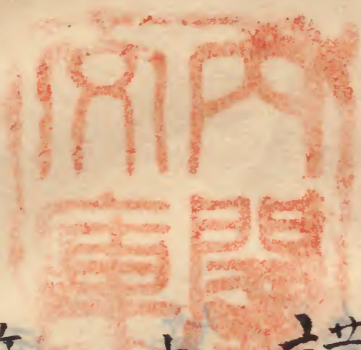
辯非子 一之二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43
冊數	8( 1 )
函號	300 38



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  
 篇考之班固藝文志韓  
 中秘書有韓子五十三  
 謹昧死言臣於所校讐  
 書學士臣於



二篇又史記本傳小司  
馬索隱註有說林上下  
篇今止存上篇亡其下  
篇又第十卷內儲說下  
六微內亡去似類一章  
有反一章參疑一章其

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  
與處士臣謙家藏本無  
異今因之不敢妄為增  
定舊有李瓚註鄙陋無  
取臣於盡為削去謹與  
臣謙考讐畧加傍註既

成倣前漢劉向以殺青  
書可繕寫按韓子名非  
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  
以書諫韓王安不用退  
而發憤觀徃者得失之  
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

見其書曰嗟乎寡人蓋得  
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  
矣韓王乃遣非入秦秦  
王悅之為李斯姚賈所  
害其書言法術之事賤  
虛名貴實用破淳淫督

耕戰明賞罰營富疆臣  
於竊謂人主智畧不足  
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  
於削弱耳故孔明手寫  
申韓書以進後主孟孝  
裕亦往往以為言蓋欲

其以權畧濟仁恕耳今  
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  
所少者韓子之臣伏惟  
萬幾之暇取其書少留  
意焉則聰明益而治功  
起天下幸甚臣犛不勝

惓惓昧死上至元三年

秋七月庚午奎章閣侍

書學士臣斡謹昧死頓

首進上

其以... 奏... 其... 奏... 其... 奏...

重刻韓非子序

文章家嘗論喜快之言毗

於陽哀怨之言毗於陰陽則飄

飛而曼衍在周列禦寇是已

陰則礪切而參差屈原韓非馬

遷是已屈原怨而哀  
韓非怨而憤  
馬遷然而悲自吾夫子曰可以怨  
而大舜以怨慕孝屈魚馬遷以  
哀怨忠韓非之書十餘萬言  
皆成於憤憾怨賤虛名貴實

用明賞罰破浮淫極法術  
變詭而不失其正者也蓋非為  
韓疎為公子疇致乏援至一見  
王棄不用卒之秦雖欲存韓而  
不可得為李斯所潛身戮以死

其為怨憤寧忍言哉今天下名法  
嚴而治功起不急者不在推略而  
正在仁慈又與何物之異安所  
事非之書用之以第文章之道日峭  
而深宜乎膾炙其詞弇州所謂薦

三齋者以味薦耳余友趙濟  
之語同社嗜古者渴尤嗜水  
之書始焉讎其泚舛已而彙誌  
家異同箋評之復請正諸先輩  
板行之其為好亦已甚矣雖焚



昔馬遷傳韓非附与老子謂  
本原道德之意孔明以非之書  
進後主而自擬於管樂其寄託  
不亦遠乎則吾儕嗜非不徒謏  
其文詞而天下用非者又寧以工

其法術已哉漫次為叙

武林王道焜昭平父題并

書

重訂韓子凡例

一先秦文員如韓子古峭今鉛槧之士  
艷其文詞珍為帳中秘有以也第諸  
刻舛駁向稱陳氏洎趙宗伯二本最  
善陳但何忬而趙宗朱本茲刻互證  
於二家云

一漢志隋唐志韓子俱五十五篇元何忬

其於前已考數於此殊  
不為林王直說即平父後年  
是後昔而日據行  
其於前已考數於此殊

所進止五十三篇謂姦劫止一篇  
說林止六篇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  
首有伯樂以下凡十六條近本俱自  
上篇田伯鼎章承接下篇與有玃章  
所以遂謂脫其實未嘗止也今悉補  
入余文員少韓子古記合說林

一按宋本和氏篇後有姦劫殺臣一篇

文亦無闕近本乃自和雖獻璞而未  
美未為王之害也下承接我以清廉  
事上句既脫和氏後半又并姦劫篇  
目而失之今悉校定

一內儲說六微篇止其二十八條今與  
古本補入但篇目仍依何本五十三  
篇似為無害

一 批如陳氏迂評海內所艷通如揚升  
菴孫月峰俱有批本併采他選評語  
雅馴深妙者用為鼓吹裁定出家大  
人同社諸先生而手為讐校則不佞  
世楷也校成於天啓五年季夏朔日

錢塘趙世楷繩美甫識

韓子目錄

卷之一

初見秦

存韓

難言

愛臣

主道

卷之二

有度

二柄

揚權

八莖

卷之三

十過

卷之四

孤憤

說難

韓非子  
和氏

燕劫弑臣

卷之五

亡徵

三守

備內

南面

飾邪

卷之六

解老

喻老

卷之七

說林上

說林下

卷之八

觀行

安危

守道

用人

功名

大體

卷之九

內儲說上

七術

卷之十

內儲說下

六微

卷之十一

外儲說左上

卷之十二

外儲說左下

卷之十三

外儲說右上

卷之十四

外儲說右下

卷之十五

難一

難二

卷之十六

難三

難四

卷之十七

難勢

問弁

問田

定法

說疑

詭使

卷之十八

六反

八說

八經

卷之十九

五蠹

顯學

卷之二十

忠孝

人主

飾令

心度

制分

附錄

韓非傳史記

姚賈譖殺韓非 戰國策



李斯勸行督責之術史記

韓非論蘇軾

韓非論蘇轍

孔明寫申韓書 楊慎

卷之二十

韓子卷之一

錢塘

趙如源 濬之甫

全校

王道焜 昭平甫

初見秦

秦王見非書慨然企慕恨不曰時既曰時矣

卒于囚死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

而相思也知音其難哉此篇為初見秦  
獻取天下之計文尤矜重宜為嗟賞也  
此文跌宕類蘇秦然章法  
句法起結照應獨邁紀律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

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

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

連荆回存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疆秦為難

臣竊笑之世有三凶而天下得之知三凶者得天下

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凶以邪攻

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

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斧

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

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

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賞罰有功

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社之中生未嘗見寇

耳聞戰鬪頓足徒跣抱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

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

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

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々可以剋天下矣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

之号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與

也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

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

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領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  
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  
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  
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伏韓魏土地廣  
而兵彊戰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  
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  
破四一戰不尅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  
戰者万乘之存亡也言當以存為戒也且臣聞之曰荆  
跡無道根無与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跡荆去本根則無禍

敗起下文秦破三國而不取後与為和是不除根也秦与荆人戰大破荆  
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  
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  
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晋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  
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与荆人為和令荆  
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  
下西面以与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天下又比周而軍萃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

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之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疑東以弱齊葵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一廣陶類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管私邑謀秦故云兩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中央兼四國雜民所居也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民惰也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管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腹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

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之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疑東以弱齊葵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一廣陶類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管私邑謀秦故云兩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中央兼四國雜民所居也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民惰也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管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腹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  
不戰而畢反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  
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秦矣然則是  
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  
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  
齊燮決白馬之口以沃灌也魏氏是一舉而三晉  
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以繩  
曰編物隨言衆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  
隨而降伏也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

明秦兵之彊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  
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  
當霸而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  
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諫而卻  
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李下  
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  
軍罷罷猶交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  
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  
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則內者吾  
從益堅固故曰不難矣

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之衆之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屯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披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北以視

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詵於是乃潛行而出及知伯之約得西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号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奉韓不亡削魏不臣存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

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

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問之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敵入則為席薦席薦所以寢卧若席薦居人下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

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彊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總連也明秦

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親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

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

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備身備戒疆敵存蓄積築城池以固身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批齊以為原原君山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存以固其從而以爭疆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

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  
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者餉則合羣若弱以敵  
而共二万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非秦滅趙之初心也均  
如貴臣之計均曰也謂曰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貨  
矣既進退不能則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  
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  
刑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貨  
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也雖與齊為一不足患  
也二國事畢趙齊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

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  
器也不可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  
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  
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  
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  
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  
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  
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間焉不可  
悔也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  
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腋心之病  
也虛處則核音改妨也心腋虛也而病為妨然若  
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各矣然若  
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夫韓雖臣於秦未嘗  
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  
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存趙  
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慮二  
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疆也今辱於

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秦矣韓與荆有謀  
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  
必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  
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  
入說以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  
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  
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  
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  
秦為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

王見囚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  
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蒙武發東郡之  
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  
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劫韓以威擒彊齊以義從  
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  
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  
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審愚臣之計無忽秦  
遂遣斯使韓也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囚上書曰昔秦韓戮力

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  
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  
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  
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々相敬事秦之力也先  
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雁行以嚮  
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  
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  
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  
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雁行以攻關韓則

居中國辰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  
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固迫地侵兵弱  
至今所以然者聽於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  
殺戮於臣不能使韓復彊今趙欲聚兵士卒以  
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  
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  
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  
將使者放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尤  
右襲襲於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

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  
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  
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  
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  
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通行而韓之  
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  
愚忠之計不可得已也鄙殘國回守鼓鈇之聲  
聞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  
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

掖之寇

反掖謂肘腋之  
欲叛者

必襲城矣城尽則聚散聚

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與兵而圍王一

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不救左右計之者

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

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

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

斯來言願得身見固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

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親趙之患而

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雜言

此亦為初見秦之詞憤悶孤抗  
故其文連類曠肆感忿特奇

臣非非雜言也所以雜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

纒々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

言順於慎比於班  
洋洋美纒々有編

也敦祗恭厚鯁回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

言繁編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

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辨激急親近

探知人情則見以為借而不讓凶大廣博妙遠

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

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肆不悖逆則見以為貪  
生而設上言而遠俗說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  
敏弁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叙文學以質  
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  
為誦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  
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  
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  
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  
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

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  
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  
受身執鼎俎為庖宰眡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  
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  
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  
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炎鬼侯胎比干  
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  
乞傳說轉鬻轉次而備孫子臆脚於魏吳起收  
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

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開龍逢斬紂弘分  
脆裂也救尹子奔於棘棘于司馬子期死而浮  
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宓子賤西門豹不鬪  
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  
常范睢折脊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  
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割惑之主而死  
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  
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  
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文王熟察之也

愛臣

人主不得借推  
人臣不得擅威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

威推上通  
故危其身

人臣太擅必易

主命主妻無等必危

嫡子

主謂

兄弟不服必危

社稷

君之兄弟  
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

大臣在其側以徒其民而傾其國  
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  
在其側以徒其威而傾其國  
是以茲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  
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  
群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後

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

君當疎外  
斥遠之

萬物莫

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

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

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

富臣則

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

早皆從諸侯之博大也

殷諸侯文王周  
諸侯秦襄王

晉之分

也存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大富也夫變宋之所

以執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

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

之以法臣雖有貴賤  
日以法也

質之以備

罰薄其賞賜也  
貧則易制臣

故不赦死不宥利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社

稷將危國家偏威

君威散臣威  
成故曰偏威

是故大臣之祿

雖大不得藉威城市

不得行威  
于市民也

黨與雖眾不得

臣士卒

不得以君之士  
卒為臣也

故人臣處國無私朝

私家  
之朝

也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貨於家

不欲令  
其樹福

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口從

臣不  
得私

交四  
鄰也

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草罪死不赦

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

人君惟虛靜無為而羣臣各效其職不敢  
擅權而壅蔽其上此是一片文字篇內用  
韻俱  
古體

道者萬物之始

物從道生故曰始

是非之紀也

是非因道彰故

曰紀是以明君守始

以知萬物之源

得其始其源可知也

治

紀以知善敗之端

得其記其端可知也

故虛靜以待令令

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

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

曰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

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

臣因欲雕琢以稱之

君無見其

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

故曰

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旧

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

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

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

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

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

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

去賢而有功

去君賢則臣事有功也

去勇而有彊

去君勇則臣武

自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

故曰寂乎其然位而處謬乎其然得其所明君無



為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効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聞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有守職勿使相通情既

相猜則自盡矣 函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也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也 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主逼其所人莫不与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茨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奔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問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

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  
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  
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  
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  
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  
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宗不自操事而知拙與  
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  
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

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  
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  
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  
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沃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  
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  
巧臣墮其業赦罰則小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  
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  
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鄰國得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燕之地  
攻陶魏之地加兵於奔私平陸之都德魏故以與之  
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  
召陵之事荆軍破兵魏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  
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奔桓則  
荆奔可以霸有變表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  
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  
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私國法而私其外  
私營

于國法之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  
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  
曲行公法者則兵疆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  
之制者加于羣臣之上謂守法之臣使則主不  
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  
謂治事之臣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  
使治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  
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  
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  
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私公

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  
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  
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其邪  
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  
臣伏矣其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其臣進矣此  
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私相  
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  
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屬官數雖多非所以尊  
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父主

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  
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  
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  
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  
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  
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  
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  
而易治故主讐法讐謂校定可否可也賢者之為人臣  
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

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  
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  
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  
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以手鎮錙傳體不  
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以公任  
外故民不越鄉而交不外無百里之感外無君無貴  
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外易  
去亡以挾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信主諫  
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

俗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  
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  
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與主之名  
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  
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  
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  
惡從主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  
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  
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

下飾声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  
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  
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  
險躁不得開其佞矣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  
敢易其辭勢在郎中近侍之官不敢蔽善飾非朝廷  
群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早官也雖卑微亦不失職故治  
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  
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  
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喻立法以

正羣臣故明主使其羣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  
惠放法之內動無非法々所以凌逼滅私也嚴  
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主威不外  
借君臣不共制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  
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  
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  
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平也而高科削削高  
為推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  
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

貴繩不撓由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  
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  
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紕羨奔非一民之軌莫如  
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  
刑重則不敢以貴易法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  
上尊而不侵則主彊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  
人主親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

賞罰不出于己而使人  
臣竊之故有篡殺之禍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  
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  
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  
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英臣則不  
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  
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  
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  
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  
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親



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及服狗矣人主者以  
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執其刑德而使臣用  
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魯祿樹而行  
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  
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  
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  
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  
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用德不兼而簡公弑  
子罕徒用刑不兼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

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  
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  
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其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

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

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言當  
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言不當其言則罰故羣  
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  
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

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

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為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

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

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

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

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

害甚於寒故明主之蓄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

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

官所言者負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負也則羣臣不

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

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取賢則其事必

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

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羣臣之情不效

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故越王好

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

齊桓公好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

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愛子噲好賢故子

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避罪也君見  
好則羣臣誣能誣能即飾行也人主欲見則羣臣  
之情態得其資矣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子  
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  
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喪流出  
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  
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  
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

得以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  
侵主則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  
大君不蔽矣

揚榷

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榷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昏夜四時之使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  
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詰  
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  
則捐精賢才形能曼可以說情也耽之過度  
用之失宜則危所以即理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

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謂臣民中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立則曰類相從四方賢才畢矣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君但開門而受之無所遮擁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未莫敢變易但行之不已職事有功而可此皆得臣賢之助不是謂履理也履理故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有成功

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財用物一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其能則下而成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弁惠則下因其材也上下為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者唯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也上不見事則故事自定也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下事既素且正之彼則自奉

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  
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  
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  
其所生既以參曰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  
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曰則用其謹修所  
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必失其要  
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不去難以為  
常夫智巧在心背道而行詐故湏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  
上用之其國危凶因天之道及形之理督參籙

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  
既終還從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尺之其事  
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常嘗虛靜以後  
先凡上之志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  
唱凡上之志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  
聽而致意也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  
然後取其然者以之施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  
殷則萬民存一而隨從者覈理而普及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  
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因  
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決報命而汝也  
廢則廢時可與參名異事通一曰情之必心令  
則真也

通一而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又曰憐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燥濕故能均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容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君操其名臣效其形々名參同上下和調調下本有也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弁

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聽言之道溶為甚醉類明誠其分則物類自弁聽言之道溶為甚醉智故聞然君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奏也唇年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唇乎愈愒々乎唇齒可以為始吾愈愒々彼愈昭々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輳上不与構離謂分析其所言所知輻之輳皆祭白下情上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不与之為構也構結也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草則動泄不失矣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虛之數長令根幹堅植不有移草動之溶之無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

為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間暇雖喜之則多事

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

遂故去喜去惡益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

止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

為道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止不與

舍事必成故得受共得則臣得自專其

其采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

肩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

賞以刑者刑閉內為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

度長短既閉心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尺寸者所以

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

可賞則賞可刑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

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

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規矩既設

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二事則主

上不神下將有回神者隱而莫測者也既

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若天若地

是謂累解君神明如天地則若地若天孰疎孰

親天地無私故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

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故令機事欲治其

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

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欲治其

事 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 仇治之極

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 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

此更求其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

惑而精民愈衆邪滿側亦既大惑故 故曰毋

富人而貸馬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

此倒置之徒不識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理道者也專信一人則勢 駝大放股難以趨走臣重於君

聚焉故失其都 駝大放股難以趨走難以為理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

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益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

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則曰事相決皆為

狗益其黨無虎成其羣以殺其母 既朋黨相

有己時也既成羣母必見殺 為主而無臣矣國之有

益即是虎既成羣母必見殺 為主而無臣矣國之有

為虎故曰無臣 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

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 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

及其真謂君之臣 欲為其四心伐其聚散其朋 不

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 地亦國也

必令賜不適其賜 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能

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



伐我以斧與儼則是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

夫上位可宗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

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既下

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

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

具可以奪君位故臣之所不執其君者黨與不具也

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折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臣既

備必將代君也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

之副貳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圍必身自執

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今在內厚者虧

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勢位高也虧靡有

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薄謂位高且薄于君者也虧靡有

其既盛必衰君鑽火之取簡令謹誅

必盡其罰理也世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

之確喻刑法罰一棲兩雄其國瘠爭國豺狼

不審位之官也在宰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一家二貴事乃無功

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  
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踈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  
數落木枝者喻數削木枝扶踈將塞公罔謂臣臣之威勢毋令大盛  
覆主克塞公罔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雍土圍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采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采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  
公子既眾宗室憂嗟虞子

既眾勢凌適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子故憂嗟也  
枝數披黨与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眾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

八女

摩寫女臣作用精言壯詞千年如見可謂古今奇絕妙品文字顯淺神氣有餘今載如畫使夫人觀之可為面熱汗流  
凡人臣之所道成女者有八術言女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

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女邪其術有八也 一曰在冏牀何謂同牀曰

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廢 美好之色 此人主之

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象醉飽之時而求其所

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

惑其主此之謂曰牀以金玉之室內事貴夫人

謀可成也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

習憂笑謂俳優能啁笑 此人主未命而唯未使

而諾之先意承旨觀兒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

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 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

其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 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

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

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女臣既以金玉內事近

漸化其主之既習非習之臣外人為行非法

則其位可得而奪也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

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與度計也此皆尽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

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

以辭言處約言事々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

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損其心也謂臣欲取大 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

又更處置邀其言專於君其事既處大臣  
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  
犯則君臣有隙矣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  
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  
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  
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  
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  
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  
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  
則主沉不下流故其惠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  
白塞其主

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諛希於聽  
論議易移以弁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為  
人臣者求諸侯之辨士養國中能說者使之  
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  
通而示之以利執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  
其主施設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  
彊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彊者也羣臣百  
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  
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劔之客養必死之士以

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  
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  
謂四方曰君子者國小則爭大國兵弱則畏彊  
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  
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  
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率兵以聚迎境而制斂  
於內薄者薄謂次于甚者也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  
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  
成矣世主所以壅却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

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  
所以防初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  
之曰牀也所以防二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  
使益辭之在旁也也當則任之不嘗不令妄奉防  
也必使以罰任於後謂知其  
父兄其於觀察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  
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其之養  
必不令度君意殃也虞度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穀墳倉積  
擅有所進退也於倉君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  
於然防五其之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  
民萌也

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為

語防六莠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

邑鬪之勇無赦罪邑鬪勇者謂特力與邑人私鬪不使羣臣行

私財防七莠之威彊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

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莠之四方所謂亡君者非

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

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

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聽大困為救亡也而

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

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

外市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諸結今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

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受彼臣之浮言以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

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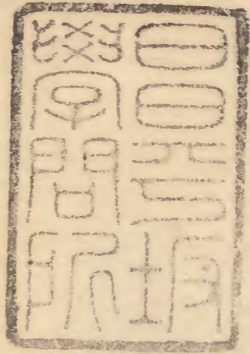
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

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

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

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聽左右

有所委屬而君用之



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  
 賄利及以樹私黨故賄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  
 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  
 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  
 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隳也而簡其業  
 此亡國之風也

韓子卷之二終



寬政庚申

